四書輯釋

孟子卷十

宋 朱熹 集註

後學 新安 倪士毅 輯釋

後學 林隱 程復心 章圖

後學 莆田 王元善 通攷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通攷】熊禾[illegible]

言[illegible]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

横謂不循法度頑者無知覺廉者有分辨懦柔弱也餘並見前篇目形句反下文錄見散同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

何事非君言所事即君何使非民言所使即民無不可事之君無不可使之民也餘見前篇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陋也。敦，厚也。餘見前篇。語錄問[illegible]伊尹[illegible]得曰伊尹

尹大如夷惠先師曰兒言聞者北伏湯較恐惠下以此居伊

流蠻餘頑以足以先聲動山後行[illegible]尹道行[illegible]可而其

之見不高待風足起言聞其道不[illegible]風當時道於當[illegible]

見不高待風足起言聞其[illegible]

清惠高則風後和出言聞或曰孔子[illegible]道興起[illegible]言[illegible]

向論曰孔子如大極元氣之運風不[illegible]行以言之[illegible]

講業齊得之都鄙夫所遺風亦以時以言齊司馬遷謂

則所指者有之界限而觀者亦然故亦以風言之[illegible]

作聖之子者[illegible]宗記先云先生之德孝恭伯易德為風文正公

數從之子陵之風亦如伯夷之風[illegible]語集註有曰彼其澤則

說聞其風則來後者未得被其澤

故惟聞其風以此證之可見矣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

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疾智反。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舉此一端，以見形甸反。其久、速、仕、止，各當其可也。記曰：當其可之謂時。或曰：孔子去魯，不稅與脫同。冕而行，豈

得爲遲遲楊氏曰孔子欲去之意久矣不欲苟去故遲遲其行
也膰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
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
張子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
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孔子曰任者以天下爲己責也愚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
可蓋兼三子之所以爲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三子之可以一德
名也或疑伊尹出處上聲合乎孔子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程
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去聲在語錄夷惠氣質有偏比之夫子然有不中済處所以易卞說中正伊川謂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也言中則正已在其中蓋無中則做正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夷惠諸子其正頗夫子尉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清任和都是有箇偏底聖人問伊尹似無病痛曰五就湯五就桀孔子必不肯恁地只爲他任得太過所謂任之就他治亦進亂亦進須看其肯在以天下之重如此雖大祿之天下繫馬千駟弗顧弗視

然終是任氣多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固是介然終是
和處多問三子之德各偏於一亦盡其一德之中否曰三子
之德但各至於一偏之極說云此篇則不得謂之中矣如其未夫
將有善其齋命而至者不復設此則是偏一云諸其辨而
吾受之只是何如只與孔子爭不然時斷云一宗之以謂之聖
曰聖只是做到極處自然安行不待勉強故一謂之聖非中之
謂也、、問伊尹有任底意思在謂他有擔這作為底意思便
非夫子氣象否曰然問夫子若處伊尹之地他亦物任亦何
曰夫子自是不同未如此着意○張氏曰孔子之速也遲也
皆道之所在也何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此公孫丑篇易
一則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聖之時
云者非聖人之聽時聖人之動固無不時也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此言孔子集三聖之事而為一大聖之事猶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簫韶見虞書益稷篇舜樂之總名也金鐘屬聲宣也如聲罪致討之聲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洩私列反始始之也終終之也

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也。文集智是見得徹之名聖是行得徹之謂蓋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而為一小成，猶三子之所知偏於一，而其所就亦偏於一也。八音之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詘渠勿反然也。語錄金聲有殺始震而終殺玉聲則始終如一 [illegible] 細玉聲則始終如一扣之其聲詘然而止 [illegible] 聘義 [illegible] 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 [illegible] 故並奏八音，則於其未作，而先擊鎛鐘以宣其聲；[illegible] 俟其既闋苦穴反，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illegible] 宣以始之，收以終之。二者之間，脈絡通貫，無所不備，則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猶孔子之知無不盡而德無不全也。金聲玉振，始終條理，疑古樂經之言。故兒研兮反寬云：「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亦此意也。前漢兒寬與武帝論封禪儀 [illegible] 有是言必非其自言又不純粹

孟子之言且簡約精密故究其為古樂壽之言也○語錄三
小子提天理中流出三是隱當直是無纔三否繼乳子弄大
是無所不診非特兼三子所長而已但與古子比並說一亦
謹報其所長○金一玉振只昱般集大城初人作樂學時声
泯於樂遂作又拳以声聲衆衆齊作達一般發声高其後漸
次次號之之以以比撮之之以声先後声旅往時載然便往
全郭之以終奏之所以極所王以合衆宮成其面○奏之以
隆理幼一丁草從中縛之其交節之所以下裏帝比○居終
微小一並則下截亦少一上截為治條理下截為終條理上
恐治於陛理○始條理是並上截不少則下截亦不少此之
工夫全在理會始上三子所以終條理是行問皆之事至之書
工夫看在道守有篇故其終合極於一始為此合下少致於
下知得至到看得道理居許之成亦只至一始之程孔子合
數說畢屑而無一德通致許精切無所不盡致其德之成亦
一六之或緊日然篇之以兼日集大成一節以樂比孔子
而声之所以始其衆知之至至行之所極將理即八音以金
然皆是動用字惟其樂之以工而振始萬物推其行之衆声振能
監萬將全是為
皆塞全

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中去聲

此復扶又反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見孔子巧力俱

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此章言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

右第一章。此章論三子之行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

兼全於衆理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

北宮姓錡名衛人班列也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

當時諸侯兼并去聲僭竊故惡周制妨害己之所為也

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此班爵之制也五等通於天下六等施於國中[illegible]

趙悳曰號父天毋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大以經爲德者公也斥堠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居以長人者[illegible]也其德足以養人者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者男也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

此知足以御人者大夫也才足以掌事大者士也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以下班祿之制也不能猶不足也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不能自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姓名通謂之附庸若春秋邾儀父音甫之類是也

輔氏曰田以祿分

[通鑑] 春秋隱公元年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附庸之君

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者道結傳曰附庸乃四等字者六

于大國故稱字貴之 [通攷] 二十里各若方二十里人氏諸姓

方千五里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道惠曰郳曹姓

子爵顓帝之後郳附庸之國未得列於諸侯故書字以別之

中國附庸例書字

夷狄附庸例書名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

視比也徐氏曰王畿之內亦制都鄙受地也元士上士也

曰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爲差不言中下上視附庸也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十十倍之也四四倍之也倍加一倍也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其入可食（食音嗣下並同）二千六百八十八人卿田三千二百畝可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田八百畝可食七十二人上士田四百畝可食三十六人中士田二百畝可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田百畝可食九人至五人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通證〕周禮天官冢宰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八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府治藏史掌書胥徒民服徭役者若今衞士愚按君以下所食之祿時亦[illegible]次之公田藉農夫之力以耕而收其租士之無田與庶人在官者則但受祿於官如田之入而已語錄府史胥徒以周禮[illegible]考之人數極多安得許多[illegible]祿以給之甚夥周禮一書乃是起草未曾得行蘇子由古史亦設府史胥徒太多當時却後數官與其府史胥徒總許多〔通攷〕

魯道傳曰大国地方百里者開方法為方十里者百為田當九百萬畝故班固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開方法計之蓋地方一里為井為田九百畝井十為通通計積一十里為田九千畝通十為成方十里積百里為田九萬畝成十為終方三十一里大半里積千里也為田九十萬畝終十為同方百里積萬里為田九十億畝即九百萬畝是所謂提封萬井也封者井之界提者總提封也之大數也萬井之中除山林陵麓藪澤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計三千三百三十三井之三之一外除三百萬畝實有田六千六百六十六井井之三之二每井九百畝計六百萬畝數除公田每井百畝計六十六萬井六千六百六十六畝此是助法公田内每井再除二十畝為八丙庐舍該除一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四畝外公私通收九百八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五百二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公田收五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三萬二千畝大国三卿每卿各賦三千二百畝計九千六百畝大国大夫五人各賦八百畝計四千畝上士九人各賦田四百畝共計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各賦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各賦一百畝共計九百畝已上通賦五萬一千九百畝尚餘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以供国家調度喪祭賓客等費餘則以備凶荒不測之用所謂国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矣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

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三謂三倍之也徐氏曰次國君田二萬四千畝可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卿田二千四百畝可食二百十六人

【通攷】詹道傳曰次國地方七十里者以開方計之爲方十里者四十有九爲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爲田四百四十一萬畝二分去一計爲井一千六百三十三共井之三之一爲田計一百四十七萬畝外實有爲井三千二百六十六共井之三之二爲田計二百九十四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三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公田內每井再除二十畝爲八家戶舍該除六萬五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實收二百八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二百六十一萬二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二萬四千畝得似三大夫祿者大夫之田人八百畝二大夫祿則計二千四百畝大夫倍上士者上士田四百畝倍之則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田人二百畝倍之則爲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則下士田人百畝倍之則二百畝下士与庶人同祿則其田百畝王制所謂諸侯之下士視農夫祿足以代其耕者也王制云次國三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古註士之數臣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求因三卿卿二千四百畝三卿計七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八百畝五人計四千畝止

士田人四百畝上士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賦田二百畝共計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田以下總賦田四萬一千五百畝尚餘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二即倍也徐氏曰小國君田一萬六千畝可食千四百四十人卿田一千六百畝可食百四十四人

語錄君十卿祿者猶今之俸祿蓋君所自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則儲為公用如今太守既有料錢至於貢賦公用又自有錢也○趙氏曰由卿而上二等之國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同者蓋卿而上其祿寖厚苟不為之殺則推之所出不足以贍大夫而下其祿寖薄苟為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也

通攷

曾道傳曰小國地方五十里開方計之為十里者二十有五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百二十五萬畝三分去一○計為井八百三十三井井之三之一○為田七千五百畝賦有為井一千六百六十一井井之二之一為田一百五十萬畝除公田每井百畝計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畝之三之一○公田內每井稱除二十畝為八家廬舍該除二萬三千二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私通貨收一百四十六畝

六千六百六十八畝畝之三之二私田收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公田收一十二[illegible]三千三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君祿賦田一萬六千計[illegible]祿倍大夫者大夫人賦田八百畝倍之則爲一千六百計大夫倍上士者上士人賦田四百畝倍之則爲八百畝上士倍中士者中士人賦田二百畝倍之則爲四百畝中士倍下士士者下士田人賦一百畝倍之則爲二百畝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祿則人賦一百畝也王制云小国二卿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也小国二卿每鄉田一千六百畝二卿則賦田三千二百畝下大夫五人人賦田八百畝五人則賦田四千畝上士九人人賦田四百畝九人則計田三千六百畝中士九人人賦田二百畝九人則賦田一千八百畝下士九人人賦田百畝九人則計九百畝已上自君祿以下條賦田二萬九千五百畝尚餘一十萬三千八百三十三畝畝之三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嗣○差楚宜反

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加之以糞。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其次用力不齊。故有此五等。庶人在官

者其受祿不同，亦有此五等也。○愚按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

【通攷】趙惪曰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而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周禮言諸伯地方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孟子言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如小司徒云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周禮言中地家六人而孟子言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此不与周禮同也王制言公侯伯子男以五等而孟子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參五等王制言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而孟子則自君一位至下士一位凡六等王制主於分田制祿而孟子主於制此分祿王制言天子之二公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而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此不与王制同也王制註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諸祿亦非之矣令以愚按孟子所言周与周禮王制不合而王制又与周禮不合說者以周禮隸附庸而言犄翁謂此皆強爲之說當疑左氏所說當時官謬狀名甚諸而未嘗又於府史胥徒則周禮蓋亦周公草定之本而未及行者孟子當服王之際王制復在其後漢文令博士諸生作之集註所謂其事蓋不可一二追復諸哉○另程曰孟子千制大率伯之地半於公侯子男又半於伯大小適中壁努宜是若周禮則諸公當天千四分之一而諸男任當諸公一十五分之一其過多絕少太其恐未必然苟以分士惟三註之尤可見其非周制矣故南折云此當以孟子爲正○善後吳濺更定傅寅征賦封建之說謂先正之制有正封有猶封正

治則天下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其賦貢封則說上之沒今有
統而不順天下之財貢有所附而不貸孟子言其正也不過侑
禮言其貢封義附庸以言
之未知是否姑附錄焉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為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煨烏回反燼徐刃反傳附會

語錄

問孟子與周禮不同曰此也難考孟子特據當時見聞籍已散周禮底書是周公沒後出是全書經聖人手以不會差此孟子特據其周禮底周禮想是周公未曾行底或周公自周禮不同何也曰周禮是

或問孟子之論班爵與周禮王制皆不同何也曰孟子言之詳矣

考之諸儒之說以為孟子時已無明驗而周禮後出是不可盡信者以為周禮當時之書不能得其正也周劉氏日以孟子說為

以為一家之說而已

禮一書為之說以為河間獻王得之季氏以子劉歆

傳者之說諸書以為周武成分定是南宮諸說以孟子之說恐

恐非定說周書武成分士惟三等與周禮之說中而作之不可

古王制則漢文帝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者又將從之

之制成於漢儒之手宜其有與孟子不合者

嘗疑周禮一書是周公未成之書方是起草未曾得行故冬官之闕

未曾周公未成之書也竊意此說為是然則冬官之闕

蓋其所未成

者耳

右第二章論班爵祿多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

闕之可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

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合有與恃二意方謂之挾但有之而不恃未謂之挾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賢者必不與之友矣二者之中挾貴尤常情所易犯下文四節皆不挾貴者但有小大之差耳

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蔑莫結反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若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輔氏曰獻子忘其勢所不挾貴也五人忘人之勢無獻子之家也孟子舉四人事首於獻子事詳之又以見上之交下尚不可有所挾下為上所友亦不可恃所利一有利之之意則為人所賤失其可貴之實而不足友矣

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音祕般音班

惠公費邑之君也師所尊也友所敬也事我者所使也吳程曰魯費不當僭稱公衛費邑宰安得稱公孟子以為國君列於敝子之上其非邑宰明矣要以小國諸侯於此或寓公據之如琨惠称梁惠耳[?]

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亥唐晉賢人也平公造之造七到反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疏食糲食也糲音厲又音賴又郎葛反飯也不敢不飽敬賢者之命

也○范氏曰位曰天位職曰天職祿曰天祿言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非人君所得專者也貢氏曰夫位所以處賢者天職所以任賢者天祿所以養賢者豈二者皆天所以待賢人使治天民者也而晉平公之於亥唐特虛尊之而已未嘗與之以位命之以職食之以祿此豈王公尊賢之道哉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上而見於帝堯也館舍也禮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之甥貳室副宮也堯舍舜於副宮而就饗其食

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尊賢皆事之宜者然當時但知貴貴而不知尊賢故孟子曰其義一也○此言朋友人倫之一所以輔仁故以天子

亦匹夫而不為訕（所晏反）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而孟子言以稱之也（蔡曰此書五典達道諸 臣父子夫婦長幼不言）交獨曰朋友之交集註云天子友匹夫而不為訕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此易之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即中庸所謂朋友之交也。朋友居人倫之一。而足以輔仁則又有尊於人倫者也。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既稱其盡君臣之倫又稱其與書父子兄弟之倫。此則又稱其盡朋友之倫。朋友人倫之一而非如堯之友舜不足以為朋友人倫之至

右第三章言朋友人倫之一故以天子友匹夫而不
為訕以匹夫友天子而不為僭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

際接也交際謂人以禮儀幣帛相交接也（問如此者何心也 答言所以表其恭也）

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

卻不受而還之也再言之未詳（衍也）又萬章疑交際之間有所

卻者人便以爲不恭何哉孟子言尊者之賜而心竊計其所以得此物者未知合義與否必其合義然後可受不然則卻之矣所以卻之爲不恭也若詞其物之初得合義與不合而猶其辭受其合義者則卻之者猶以爲不合義也有此心非恭矣

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

萬章以爲彼既得之不義則其餽不可受但無以言辭間去一本作間而卻之直以心度待洛反其不義而託於他辭以卻之如此可否邪交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接以禮謂辭命恭敬之節孔子受之如受陽貨烝豚之類也輔氏曰他辭別之說觀貪辭若因餽受然亦必之辭由此而推其之必至於絕於陵仲子而後已孔子受之若得中道也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

以禮斯可受御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

禦止也止人而殺之且奪其貨也國門之外無人之處也萬章以為苟不問其物之所從來而但觀其交接之禮則設有禦人者用其禦得之貨以禮餽我則可受之乎康誥周書篇名越顛越也今書閔作暋無凡民二字譈怨也言殺人而顛越之因取其貨閔然不知畏死凡民無不怨之孟子言此乃不待教戒而當即誅者也如何而可受之乎有教戒之詞此言殺之逐猶所謂不以聽也一說謂文定曰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圈外】人只辭曰必古商受至為烈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然不可考姑闕之可也或以閤殷受夏殷受殷所不辭治苟以爲烈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或者謂此義謂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

下焉而不辭矣禦人者乃爲暴烈不義如此也何而可受其餽
乎烈於詩字所謂萬王之烈若暴虐之意亦或又以爲烈
光也三代相受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祥一而從之可也向
匡關而不爲之說乎曰本文十四字自與上下文不相蒙
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亦不相通攷金履祥曰闕
以或者二說亦資其力不若闕之之愈也說亦自可通
盡集人而奪其貨者人所共惡於法皆不待教而誅者也此註
殷受之夏周受之殷不待辭說今尚明烈則禦奪之貨如之
何其可受乎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声夫音扶較音角

比連也言今諸侯之取於民固多不義然有王者起必不連合而盡誅之必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則其與禦人之盜不待教而誅者固不同矣夫禦人於國門之外與非其有而取之

二者固皆不義之類然必禦人乃為真盜其謂非有而取為盜者乃推其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之處而極言之耳非便以為真盜也然則今之諸侯雖曰取非其有而豈可遽以同於禦人之盜也哉又引孔子之事以明世俗所尚猶或可從況受其賜何為不可乎獵較未詳趙氏以為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孔子不違所以小同於俗也張氏以為獵而較較音角所獲之多少也二說未知孰是後說近是○輔氏曰其教之不明而後誅之乎於此可見孟子待人之恕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於此又可見孟子析理之精夫孰其充類盡義之說而發一槩以繩人人縱何而不淪於陳仲子之為哉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

此因孔子事而反覆辯論也事道者以行道爲事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問也先簿正祭器未詳徐氏曰先以簿書正其祭器使有定數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實之夫器有常數實有常品則其本正矣彼獵較者將久而自廢矣未知是否也兆猶卜之兆蓋事之端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若其端既可行而人不能遂行之然後不得已而必去之蓋其去雖不輕而亦未嘗不決是以未嘗終三年留於一國也

【通攷】程復心曰以孔子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之語與夫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之說觀之則是乃聖人之心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于以見聖人同汋之仁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于以見聖人處事之猶不嘗有所終三年之淹已以見聖人制行之勇口善拔十一經問對載字本作較於容切詩所謂猗重較兮毅字音角久矣孟子借用字音角則角逐之義左傳晉人角之此義慾長若比較得禽多少則孔子之從我馳驅必不及魯人之所獵矣較角同音不以文害辭可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

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見行可，見其道之可行也。際可，接遇以禮也。公養，國君養賢之禮也。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語錄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曰當時季氏執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之相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樂孔子便行矣問墮三都季氏何以不怨曰季氏是時自不柰何那陪臣何故假孔子之力以去之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治者由我故也孔子是時也失了機會不曾做得成矣）衛靈公，衛侯元也。孝公，春秋史記皆無之，疑出公輙也。（謝氏曰或是字誤或是當時人呼出公為孝公皆不可考）因孔子仕魯，而言其仕有此三者。於魯則兆足以行矣而不行，然後去；而於衛之事，則又受其交際問餽而不卻之一驗也。（以此釋際可公養之仕與章首本意有照應）（收拾）

○尹氏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去聲）者為於（音烏）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愚按：此章文義多不可曉，不必強（上聲）為之說。

右第四章論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但文義多不可曉不可強為之說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養並去声下同

仕本為去声下同行道而亦有家貧親老或道與時違而但為祿仕者如娶妻本為繼嗣而亦有為不能親操倉刀反井臼汲舂之事而欲資其饋養者下二句不過譬言上二句所以下文不復言此。

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貧富謂祿之厚薄蓋仕不為道已非出處上声之正故其所居但當如此。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声柝音託

柝夜行所擊木也蓋為貧者雖不主於行道而亦不可以苟祿卑官雖無行道之責薄祿亦無苟受之嫌故惟抱關擊柝之吏位卑祿薄其職

易稱上字並去声下同為所宜居也。李氏曰：道不行矣，為貧而仕者，此其律令也。若不能然，則是貪位慕祿而已矣。張氏曰以為貧則不當受尊與富已受尊與富是名為貧而其實為貪位也既受尊富則當任有道之責

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委烏為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声茁阻刮反長上声

此孔子之為貧而仕者也。委吏，主委積子賜反之吏也。乘田，主苑囿芻牧之吏也。茁，肥貌。言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也。語錄云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為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无不可者。孟子則必以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若是聖人則大小方圓無所不可也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朝音潮

以出位為罪，則無行道之責；以廢道為恥，則非竊祿之官。此為貧者之所以必辭尊富而寧處上声貧賤也。○尹氏曰：言為

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先[illegible]此章如為為貧不仕者言祿為仕道

祿厚者言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以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乎人於位卑言高則寘然懼其為罪而不敢犯於立朝道不行則寘然不以為恥而冒犯之罪自外至或以得罪猶可言恥則自內生當恥而不知恥不可言矣

右第五章言為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〇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託寄也謂不仕而食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他國食其廩餼託許既反謂之寄公〔通〕訖郊游出諸侯不仕寓公故古者謂公不繼世寓尚也今人謂君之喪未小餼為寄公國寓[illegible]士無爵土不得比諸侯不仕而食祿則非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周救也視其空乏則周卹之無常數君待民之禮也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賜謂予（與通作）之祿有常數君所以待臣之禮也（為民可以受餼常數之賜既未為臣不敢受有常數之祿士之自處當然也）（未仕為民仕乃為臣方纔）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摽音為使去聲）

亟數（音朔）也鼎肉熟肉也卒末也摽麾也數以君命來餽當拜受之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扶又反下同）來餽時麾使者出拜而辭之犬馬畜（許六反）伋言不以人禮待己也臺賤

官主使令（平聲）者。蓋繆公愧悟。自此不復令臺來致餽也。舉用也。能養者未必能用。況又不能養乎。（士之自處。固如上文所言。然君待士則有養賢之礼。爲繆公餽子思。使一一拜受。餽之道以勞之。非礼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初以君命來餽。則當拜受。其後有司各以其職繼續所無。不以君命來餽。不使賢者有亟拜之勞也。僕僕。煩猥貌。（猥。烏賄反）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女。去聲。下一字）

能養能舉。悅賢之至也。惟堯舜爲能盡之。而後世之所當法也

也

右第六章論養賢尊賢之同異唯堯舜爲能盡之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傳通也質者士執雉庶人執鶩相見以自通者也國內莫非君臣但未仕者與執贄在位之臣不同故不敢見也（市井草莽之臣與詩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同未仕之臣也傳質爲臣乃已仕之臣也）

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往役者庶人之職不往見者士之禮

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

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與爲並去聲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

孟子引子思之言而釋之以明不可召之意語錄賢與多聞細分別尚有別亦不必深致意○張氏曰在我則當守賤人之分在君則當盡謙卑之禮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喪息浪反

說見形甸反前篇

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皮冠田獵之冠也事見形甸春秋傳左氏昭公二十年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澤名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然則皮冠者虞人之所有事也故以是招之庶人未

仕之臣道曰旃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士謂已仕者交龍為旂畫龍於其上析羽而注於旂干之首曰旌通帛為旃交龍為旂全羽為旞析羽為旌見周禮司常

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欲見而召之是不賢人之招也以士之招招庶人則不敢往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則不可往矣

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illegible]

詩小雅大東之篇底與砥同礪石也言其平也矢言其直

也視視以爲法也引此以證上文能由是路之義輔氏曰以周道爲君子所履證義路爲賢者所由

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

孔子方仕而任職君以其官名召之故不俟駕而行徐氏曰孔子孟子易地則皆然○此章言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更合陳代公孫丑所問者而觀之其說乃盡語錄問此章綱領只在義路禮門曰固是不出此二者。然所謂義禮裏面煞有節目如云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之類都是義之節目如云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之類都是禮之節文又如齊餽金而不受於宋餽贐而受此等辭受都是箇義君子於細微曲折一一都要合義所以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既於精則應事接物之閒無一非義不問大事小事千變萬化吾之所以應他如利刀快斧迎刃而解件件剖作兩片去孟子平日受用便是得這箇氣力今觀其所言所行無不是這箇物事○輔氏曰據答陳代章知不枉道從人之義觀答公孫丑章又知不爲臣不見之禮觀此章又知賢者有不可召之義盡君子之出處進退一惟禮與義所在初無適莫也

右第七章論不見諸侯之義最爲詳悉實文見陳代公孫丑問答二章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

言己之善蓋於一鄉然後能盡友一鄉之善士推而至於一國天下皆然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廣狹有異勢不同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人同此心此理也言善蓋一鄉始能友一鄉之善士不然則我所取之友必有所偏或有所遺不能盡得而友之矣一國之善士亦一鄉之善士中其善不止蓋一鄉而足以蓋一國若推而至於天下皆然此友也者友其善也善之所在志同氣求自有天然不容不合者有志非可以勉強合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尚上同言進而上也頌誦通論其世論其當世行事之迹也

言既觀其言則不可以不知其爲人之實是以又考其行去聲也夫音扶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衆矣猶以爲未足又進而取於古人是能進其取友之道而非止爲一世之士矣古今有異時。而善無異理雖千萬世之人亦皆同此心此理也。善無終窮。取友之心亦相爲與終窮不徒與而取友於天下且遊而取友於古人則我非止爲一世之士許可爲千百世之士矣亦如黃山谷所謂濟明千載人是友百世士之意○通日人性之善古今所同。孟子論性必論其故論尚友必論其世皆已然之迹也。論性而不論其已然之迹性之理易涉於空虛論古而不論其已然之迹古之人易涉於遠貌

右第八章論取友之道自一鄉而至於天下又自天下而進取於古人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

大過謂足以亡其國者易位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

所謂親戚，此乃天屬之親。蓋與君有親親之恩，無可去之義，以宗廟為重，不忍坐視其亡，故不得已而至於此也。

王勃然變乎色。

勃然，變色貌。

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

孟子言也。

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

君臣義合，不合則去。○此章言大臣之義，親疎不同，守經行權，各有其分。大志○親戚可以行權，疎者惟當守經。通攷 程復心曰。[illegible]以補孟子之說，行權非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則日用常行，須臾不可離也。貴戚之卿，小過非不諫也，但以大過而不聽，乃可易位。異姓之卿，大過非不諫也，雖小過而不聽，已可去矣。然三仁貴戚，不能行之於紂；而霍光異姓，乃能

行之於昌邑此又委任權力之不同不可以執一論也

或問孟子所謂易位者豈言其理當如是耳世或疑此言有以起篡奪之禍者則孟子豈不嘗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輔氏曰集註守經行權尤足以補孟子之說盖行權者非至於甚不得已則不可為守經者則日用常行而須臾不可離皆池[通鑑]前漢霍光傳昌邑王賀武帝之孫昌邑哀王之子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為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不阮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光與群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幸未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群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畢光令王起拜受詔乃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至昌邑邸已而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孝宣皇帝衛太子之孫也

右第九章論大臣之義親疎不同經權有異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熊氏曰首章至第六章言性七章至十九章言心末章言學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桮音杯棬丘圓反

性者人生所稟之天理也杞柳柜柳居反桮棬屈木所為若卮匜音支移之屬語錄桮棬似今捲杉合子杞柳只是今做合箱底柳北人以此為箭謂之箭柳蒲柳也告子言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矯居表反揉人九反而後成如荀子性惡之說也語錄告子只是認氣為性見得性有不善須拗荀子他方善○先師曰義猶桮棬也義上說一仁字○之說

已見乎前篇通證中 【通攷】 吳程曰省察屬知矯揉屬行此變化氣質工夫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

言如此則天下之人皆以仁義為害性而不肯為是因子之言而為仁義之禍也語錄杞柳必矯揉而後為桮棬性非矯揉而為仁義孟子辨告子數處皆是辨倒著告子便休不曾說盡道理○真氏曰告子之說蓋謂人性本無仁義以用力而發為若杞柳本非桮棬必矯揉而後就也向其財於理邪夫仁義即性也告子乃曰以人性為仁義始此則性自性仁義自仁義也其可乎夫以杞柳為桮棬以斬伐之至析之乃克有成若人之為仁義乃性之所固有孩提皆知愛親即所謂仁及長皆知敬兄即所謂義何物施矯揉之有使告子之言行世之人必曰仁義乃戕賊人之物將畏僻而不肯為是率天下而言仁義其謂將不可勝討說孟子所以不可不辨也○饒氏曰性者人所禀之天理天理即是仁義順此性行之無非自然元無矯揉集註解性字是朱子者性之本体而言不足解告子所言之性禍仁義與揚墨充塞仁義相似

右第一章折告子言性如荀子性惡之說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他端反

湍波流瀠音縈回之貌也告子因前說而小變之輔氏曰告子本以氣為性此說亦然故曰因前說但前說以性為惡以矯揉而後可為善而此說則以性為本無善惡但可以為善可以為惡耳此其為小變也近於揚子善惡混之說或問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皆性之所有而成於脩亦有小異故曰近○揚子之說亦已見亭說通發中金履祥曰近於揚子集注謂近於揚子之說蓋告子之說又孟於揚子也○善按程子云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揚子之說也又曰揚子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荀子[illegible]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果惡邪[illegible]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邪集註於此又發明程子之說云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

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水之過額在山皆不就下也然其本性未嘗不就下但為搏激所使而逆其性耳○此章言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反之猶云逆之類張子所謂善反之不同彼乃復之之謂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真氏曰水之性未嘗不就下雖搏擊之可暫違其本性而終不能使不復其本性人之為不善者固有之矣所以然者往往為物欲所誘利害所移而非其本然之性也故雖其愚無知之人詈之以惡逆斥之以盜賊無不變色若至於見赤子之入井則莫不怵惕而救之朱子章旨數言盡之矣○饒氏曰先師謂當看集註本性之本字雲峯謂須看集註定體二字水之定體無有不下性之定體無有不善可使過顙在山為不善之使字皆非定體竊謂本性者本然之性定體即此性本然之定體也若有

使之者則出於人力之所爲而非此性本然之[illegible]餘義其一既生之說而一之於本字定体字皆能著眼則朱子釋孟子之深意可見矣

右第一章折告子言性如楊子善惡混之說

〇告子曰生之謂性

生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

語錄生之謂性只是說氣上說得一盖謂人物只有此許多知覺運動物以此有許多知覺運動人物只是一般却不知人所以異於物者以其得正氣故全得許多道理如物則氣昏而不知皆有生而理亦皆了能生之理謂性〇饒氏曰人物則之生則有知覺運動之理得生之理則能底事物是有生者得其生之活動則爲知覺運動之所以然者生理曾見天活之氣乎言之所得以生之理盖爲仁義禮智之德者所以在裏面能知覺運動者也故云得生於天之理謂之性則知覺運動爲之所以能知覺運動者之理也故是精神之分門言之則知覺運動爲心性之分者〇告子論性

四章言告子雖不同然其大指不外乎此

言告子不知性之所以爲性而其所當生之理乃爲知覺運動者也故以生爲性者其理見於孟子之所以告之者皆爲人之本心所以然者而止以知覺運動爲性其說蓋與釋氏作用是性之說同也

於是知覺運動之理則爲其所以生者告子所知只是知覺運動之氣而非其理也故孟子以犬牛之喩以明之其說見於後章又成爲端緒有未之偸以見其迫於能知覺運動而非有說者之

之分又以孟子未諭己之意也遂於此章極其立論之本意及索言之至於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其以食色為言蓋猶生之云爾而公都子之所引又湍水之餘論也以此考之凡告子之論性不外乎生之一字明矣然則告子固指氣質而言教曰告子所謂性固不離乎氣質然未嘗知其為氣質而亦不知其有清濁賢否之分也

與近世佛氏所謂作用是性者略相似

語錄禪家說如何是佛曰見性成佛如何是性曰作用是性蓋謂目之視耳之聽手之執捉足之運奔皆性也只說得箇形而下者且如手能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為性乎○陳氏曰佛氏把作用是性便喚蠢動含靈皆有佛性運水般柴無非妙用不過只認得箇氣而不說著理耳○輔氏曰覺略粗以者蓋釋氏又說得周遍無畔岸大略則相似也

通攷

金履祥曰佛氏之說此告子又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為性而不指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為性也指人心為性而不知道心為性也蓋其生於收斂作弄精神而顛倒錯亂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

白之謂白猶言凡物之白者同謂之白更無差初加楚宜二反別必列反也白羽以下白羽至輕之白與白雪不堅之白白玉堅潤之白皆各不同孟子所問語

告子曰然則是謂凡有生者同是一性矣

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

孟子又言若果如此則犬牛與人皆有知覺皆能運動其性皆無以異矣於是告子自知其說之非而不能對也黃氏曰告子既不知性與氣之分而直以氣爲性又不知氣或不齊皆因有異而遂指凡有性者以爲同是以孟子以此語之而進退無所據也○愚按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易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字上声讀有形以上便是無形之理性即理也○有形以下便是有形之器氣有形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禀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爲萬物之靈也通曰人[illegible]中[illegible]首章或問皆以爲人物之生理同而氣異而此則以爲氣同而理異所[illegible]子辨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也雖因是而推之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

乎萬物何以分人與物此理之同也但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氣之偏且塞者此氣之異也人物說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以氣之同論則人得其氣之全故於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說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朱子之說精矣趙悳曰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而性不同孫奭疏犬之性全吠也故其性守牛之性止當也故其性馴

告子不知性之為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是以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子容反橫繆靡幼反紛紜舛尺兗反錯而此章之誤乃其本根所以然者蓋徒知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也孟子以是折之其義精矣語類氣相近如知寒暖識饑飽好生惡死趨利避害人與物都一般理不同如蜂蟻之君臣只是他義上有一點明虎狼之父子只是仁上有一點明其他更推不去○饒氏曰人說孟子論理不論氣今以此章觀之何嘗不論氣

右第三章折告子以氣為性如佛氏作用是性之說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

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爲性，故言人之甘食悅色者卽性。故仁愛之心生於內，而事物之宜由乎外。學者但當用力於仁，而不必求合於義也。語錄告子先云仁義猶桮棬其意本皆以仁義爲外皆不出於本性既得孟子說方略認仁爲在內亦不以仁爲性之所有但比義者在內耳○張氏曰食色固出於性然莫不有則焉告子孝物而遺其則其說行天理不行而人從莫遏矣○又曰告子所謂仁內義外者出自食色說來以食色爲性言性既相故言仁義亦利甘食悅色是自家心裏愛那食色愛便爲仁便是仁愛之心生於內至若食色抑有可愛者有不可愛者則是事物之宜由乎外也

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

我長之，我以彼爲長也；我白之，我以彼爲白也。語錄謂明我無長彼之心而彼長故不得不長之所以指義爲外也

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

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

張氏曰上異於二字宜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愚按白馬白人所謂彼白而我白之也長馬長人所謂彼長而我長之也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不同是乃所謂義也義不在彼之長而在我長之之心則義之非外明矣語錄白馬白人只道這是白馬這是白人言之則一若長馬長人則不同長馬則是口頭道箇老大底馬若長人則是敬之之心發於中從而敬之所以謂義內也○輔氏曰人雖以長人之心長馬乎其所以然[illegible]金者乃吾心之義白不同耳義蓋隨事之宜而裁之也[illegible]履祥曰不告子以彼白而我白之喻彼長而我長之告子謂此二字不同不可引此以為喻故曰異哉因謂於白馬之白白人之白同可謂之白若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豈可同以為長乎是謂其以白獨長之爲異也然後正問之曰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則長之之心須在內也王文憲曰只此一句分曉○熊禾曰異於白句絕白在外長在內也下文當除一白字作白馬之白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

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爲悅者也故謂之外也

言愛主於我故仁在內敬主於長故義在外

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

言長之耆之皆出於心也林氏曰告子以食色爲性故因其所明者而通之張氏曰長則同而待吾之長與待楚人之長則有間矣其分之殊即所謂義也[illegible]

[illegible]

亦有如此者以耆之之心比長之之心則可見義之在內無疑矣○自篇首至此四章告子之辯屢屈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音魯莽莫補莫厚莫黨三反而不得其正也通曰夫子嘗曰義以方外夫義所以裁制其在外者而非在外也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深闢之【通攷】朱公遷曰孟子論性專以理言然於告子生之謂性則折之性猶杞柳則貞之皆引而未發之辭也湍水之說則客加辨明發其端矣猶未盡其蘊此及公都子連引三說以質其疑然後究言之而向之所以語告子者其旨益明蓋告子不求諸心故孟子之言畧公都子篤信孟子故孟子之言詳也食色一章亦告折之之語但其意則專辨義外之非敢與此四章不同

右第四章凡首章之意愈辨愈屈而卒不自反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

孟季子疑孟仲子之弟也蓋聞孟子之言而未達故私論之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所敬之人雖在外然知其當敬而行吾心之敬以敬之則不

在外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

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

伯長也酌酌酒也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如此則敬長之心果不由中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

尸祭祀所主以象神雖子弟為之然敬之當如祖考也在位弟在尸位鄉人在賓客之位也庸常也斯須暫時也言因時制宜皆由中出也趙氏曰因時制宜所謂義也兄叔父之當敬此理之常若弟在尸位則祭時暫當敬以親如祖考之義而敬弟鄉人在賓位則賓時暫當敬以賓之義而敬鄉人此皆暫時之敬耳或常或暫因時而裁制

其宜皆本於吾心中故曰由中出也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

此亦上章耆炙之義通曰集註以為此亦耆炙之義者耆炙在外而耆之者在乎心水與湯在外而斟酌其可飲不可飲在乎心然則事物之宜在乎外而所以斟酌事物之宜則在乎心也○范氏曰二章問答大指略同皆反覆譬喻以曉當世使明仁義之在內則知人之性善而皆可以為堯舜矣集註於此又提挈綱領以示人仁義性也堯舜性與人同但能盡其性耳人惟性善故皆可以為堯舜也○輔氏曰若以義為外則便於性之本體偏枯了安能知人性之本善歟不知人性之本善則豈能知人皆可以為堯舜哉

右第五章亦與上章同意皆以明仁義之在內者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此亦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意只認能知覺運動且食於色者即為性而任意為之無所

謂之別惡

近世蘇氏胡氏之說蓋如此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胡文定公論性謂性不可以善言纔說善時便與惡對非本然之性矣孟子道性善只是贊歎之辭說好个性如佛言善哉善甚生奈論性云者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此善全具無欠無莫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語錄凡此章三若並同之說氣質之性然附或曰之說猶如分辨善惡無善無不善之說是無狀化比與善無惡之名仰無分別雖為善為惡繇無妨此與今也不擇善惡而到是非而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

此即湍水之說也謂性可善可惡惟上所導如湍水可東可西惟人所決也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

韓子性有三品之說蓋如此【通攷】按程子云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禀得至清之氣生者為聖人禀得至濁之氣為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謂之人是也故集註於此又發程子未盡之意焉○蔡謂生

曰性猶湍水也謂人性本無仁義必待矯揉而後成是即荀子性惡之說故曰如性猶湍水也近於善惡混者告子以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揚子以善惡混皆性之所有而成於將故曰近性之謂性指人物之所以知覺運動者而言有似乎佛氏作用是性之說然釋氏之言又遍周無畔岸故曰器知以者言大體相類此胡氏之言云凡人之性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辯不可以是非分蘇氏論性自堯舜至孔子不得已而命之且寄之曰中未降分善惡言是行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也故曰孟如此

按此文則微子比干皆紂之叔父

而書稱微子爲商王元子疑此或有誤字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

善矣乃所謂善也與平志

乃若發語辭饒氏曰先儒皆訓若爲順言順其本然之情則發言爲無不善愚不必如此說蓋情自善不待順之而善也且此乃若正與下文若夫字相對故斷以爲發語辭

情者性之動也人之情本但可

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則性之本善可知矣陳氏曰在心裏未發動底爲性

事物觸着便發動出來底是情這動底只是就性中發出來不是別物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便是善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不從本性發來便有不善先師曰性渾然全體在中未發無形象可見動而爲情方可見其仁義禮智之性動

而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情所謂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為
惡者也因其情之善而可知其性之本善猶因其流之清而知其
源也如水之初流出尚清則可知其末流之清必然
乃若其情者乃所謂善也已包下文惻隱之心至我固有之
也之意下文乃
盡發此意耳

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

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非其才之罪也蒙保謂才足以其能解作

用底說材質是合形體說否曰是兼形體說如說材料用上
○問才與材字之別曰才字是就義理上說材字是就用上
說如人見其聰明也以為未嘗有材用木勞材字便是指
用底說非天之降才爾殊便是就義理上說○情是定心裏
動出有箇路脈曲折隨物感也去才是能主張○或問孟子言
這事有人撥得有不曾撥得這動可見其才○或問孟子言
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其發也未有染污何嘗有不善
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譬物之未染只是白而又曰性是本
體理而已情則性之動而有為才則性之具而能為者也
無形象聲臭之可形容故以二者言之誠知二者之本善
則性之善必矣○陳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以
體言才以用言才本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今乃至於為
不善若是豈才之罪也哉陷溺使然也○饒氏曰孟子此指
那好底才說如下文之能發其惻隱義之端發其以助良心發起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鑠式灼反惡去聲舍上聲蓰音師

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梁氏曰恭就發上說敬就心上說鑠以火銷金之名自外以至內也筭數也言四者之心人所固有但人自不思而求之耳所以善惡相去之遠由不思不求而不能擴充以盡其才也語錄惻隱羞惡[illegible]心也能惻[illegible]羞惡[illegible]之至於仁義[illegible]

不可勝用者才也○問[illegible]不能盡其才[illegible]能去[illegible]不能[illegible]

性本好發用者指才也只是[illegible]到得[illegible]只是好不能盡

其才是發得略好便自[illegible]不[illegible]道[illegible]去若盡

之才則必當至於博施濟衆[illegible]才道[illegible]當至於介

不取一介以與人之天下[illegible]來[illegible]合[illegible]心[illegible]

微去[illegible]為私[illegible]多[illegible]便[illegible]了[illegible]

擬天子命使以將告教付與人性使以く所受職事清使以

聖人寄做許多才事由我以法勸作得行做許多事○人皆有事許多才

皆不人做許多才者我不能中得萬善完備所謂仁義禮智者皆根本之性[illegible]

得之便不盡其才也○一氏之心曰仁義禮智之所以然[illegible]

性之動而盡其清也蓋自求至內之有得也[illegible]

本非為其本性在外[illegible]自求於我不思不求[illegible]

而得知火之謂也故不思不求[illegible]

則者在外其本善性於側若悖不思不求於不能盡擴充以

之遂由一倍五倍而於側於若悖不思不求於不能盡

盡其才故出於本然之才而弗限量歸天下之善而無不可為分以

乃知此身有才而不能盡其才耳曰思曰求又曰盡皆孟

教く如

子契紫

前篇言是四者為仁義禮智之端而此不言端者彼

欲其擴而充之此直因用以著其本體故言有不同耳前通論

人分側隱者言端人充備此不言端而直因用以著其本體

之則羞惡辭遜是非為禮之端者言端發而用以者

而發言の皆不以言為端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

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

是懿德好去声

詩大雅蒸民之篇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於好字上見得是情集註此字與上文乃若其情相應以此觀之則人性之善可見而公都子所問之三說皆不辨而自明矣蔡氏曰用隱等正是指註之初發動必以明未發動之則又烝民詩指當然之則無物不体而此理之然其根於人性之本然推人之生各具其有常之性所以雖其物指好此美德而不容已所謂懿德即所謂物之則也其曰好是者即指上文秉彝而言所謂天命之所賦者謂之則人性之所秉者謂之彝存於心而有所得者謂之德質一而已孔子又加一以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所字於秉彝之上字於好是之上其旨愈明矣孟子發心者謂秉彝懿德是常性心之所好者德即是情之發動者不知乎性流性初發動為情斷指出以示人方見得性之本無不善也○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則自暴自棄之人也語錄理精

一故然氣猶故雖○理如寶珠氣如水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稟氣之清者為聖賢如珠落在清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猶如珠落在濁水中

又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

須是論性兼論氣不判而一之方是○文集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其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孟子之言性善者前聖所未發也而此言者又孟子所未發也○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論之則莫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原未嘗有異故有所不明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文勢如君子非謂性也若子說善反化其氣質之性而復其天地之性矣故氣質之性君子弗以為性也○語錄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氣質之性即此理墮在氣質之中耳非別有一性也○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質則此理沒安頓處但得氣之清明則不蔽錮此理順發出來蔽錮少者發出來天理勝蔽錮多者則私欲勝便見得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則隔了存矣故說性須兼氣質言之方備○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讀之使人深有感如退之說性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

本原如知不首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質分陳使哉程之說
早出則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等自不用爭論故來程之說
立則諸子之說紙矣○或問孟子雖不言氣質之性然於告
子生之謂性之捨亦既微務其端矣但告子餘窮無復間辨
故亦不得而盡其辭焉至荆同出始復推明大極陰陽五行
之說以明人物之性其性則子而氣質之所從來自後化錯
程有如此之不齊者全程子始明性之為畢而資等于皆有
氣質之說○隊氏曰氣質之性是以氣異言之氏此之性是
以大本言之其實天也之性亦不滿乎氣質之中只是說那
氣質之中分別出天質之性不與相雜而言耳○黃氏曰字
者知理無存不善則當加存養之功知氣質之有善有不善
則嘗於爲存之力○鏡氏曰人未生以前不發故性說生以
後方發旣性氣與後性使衮在氣質中所以有謂前不善出
氣資之性地然性之本然推有遠而尸陵氣質所指那本然
者說是則天也之故也若不分欲稱筋上說則出之與氣觀
笑無分曉昔不合故一間性說認故明於物事夫工此程子
曰二之則不是兩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不知未反以前
此性亦存合曰不曾反稍此性亦未解無曰如一謂各人見
幾疾化知講惻一強梁人見好人比知非遂畢竟有箇性在
內不知不質忽然發見出來知人有氣質物欲之際則此性
不能常存須於善反上歐了大亦行謂性之本體問反之之
工夫如何曰極資沐認流治充貌皆是反之之道嘗知水接
混沙混了若加澄治則本然之清仍在孟子說良氣便是要
使人涵卷說四端及擴充何是殿林臨亦齊說有說治一隨
彼不曾說○通曰氣質之說識如於張異而寂謂然湖子太
極是本然之性所自比張撥五行是氣質之性所自此也惡

曰論性不論氣是說孟子其論甚正而明但不論氣不則論耳論氣不論性是就荀揚其論而不明其害大矣孟子性善之說正而未備足以勘其甚正者又得張程而無餘子會粹其說而發其祕而無餘廣其繼性開來之功大矣哉

愚按：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悉井反察矯揉人九反之功省察偽知矯揉。學者所當深玩也。

語錄問孟子程子論才同異曰一般能為之謂才之初無不

胐氣質有程子故其才水有善意孟子自其同之言之陰卜於性程子則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為稟氣大求多恩尊以性言發以為性善才亦無不善到周任子剖疾上壞之須是精二者言之方備○集計中以張子為即見得孟子所論未免有蹤勇令但以性子主而質性說以陰擬子之不足則於些無謂矣○涵只盡子能氣質上說則情或有不不可無省察之功或行不不可無歸搩之助集其此偏矯一字與此論省字決請然不同道

章是告子之說以本然之性必待矯揉而後可以為善此則先儒之說以氣質之性以加矯揉而後可變其不善二者正相反也【通攷】語類才在氣質之下如退之說三品等皆是論氣質之性說得儘好只是不合不說破個氣質之性却只將做性說時便不可如三品之說便分將來何止三品雖千百可也若荀揚則是論氣而不論性故不明既不論性便却將此理來昏了又曰荀子只見得不好底揚子又見得半上半下底韓子說得稍近蓋荀揚說既不是韓子看來端的見有如此不同故有三品之說然惜其言之不盡少將一个氣字耳又曰荀揚韓諸人雖皆是論性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做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韓子也見天下有許多般人所以立為三品之說乾三子中韓子說又較近他以仁義禮智為性以喜怒哀樂為情只是中間過接處少个氣字

右第六章。辯或人之說，專主性善，而以情與才二字言之。情本其性之動而有為者，才本其性之具而能為者。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

富歲，豐年也。賴，藉也慈夜反。豐年衣食饒足，故有所顧藉而為

者，衣食不足，故有以陷溺其心而為暴。天之降才……新說……

文意略似言非天賦之才爾殊異也，乃出飢而陷溺其良心賊其天(?)善之才而然耳。

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

麰，大麥也。耰，覆種也。按種上聲也。按顏會徐氏曰布種後以耰摩堅，切伏土下謂之耰，復合曰覆揮。日至之時，謂當成熟之期也。磽，瘠薄也。種麥二者多同，雖其間有多寡之不同者，則以地有肥瘠之分，雨露有有無之異，人事有勤惰之不齊故耳。以聲喻人才同而責其心與陷溺其心者不同也。

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

聖人亦人耳，其性之善，無不同也。凡同類謂凡物之同類者，人性善無不同此擬揆者。

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

天下之足同也蕢音匱

蕢草器也不知人足之大小而爲之屨雖未必適中然必以足形不至成蕢也

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耆與嗜同下同

易牙古之知味者言易牙所調之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易牙齊桓公臣能辨淄澠二水味此先得我口之所耆也爲下文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張本矣

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

師曠能審音者也言師曠所知之音則天下皆以爲美也

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姣古卯反

子都古之美人也姣好也

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

然猶可也語錄然是然不然之然人心同以為然者義理也草食曰芻牛羊是也穀食曰豢音患犬豕是也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體用之謂也孟子言人心無不悅理義者但聖人則先知先覺乎此耳非有以異於人也程子又曰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此語親切有味須實體察得理義之悅心真猶芻豢之悅口始得語錄此是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illegible]置合如此便是義雖言義以宜[illegible]之之謂義若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illegible]為義是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illegible]恐未免有義外之見蓋物之宜雖在外而所以處之使得其宜者則在內也○通曰芻豢人之所同嗜也[illegible]之所悅之[illegible]

理義人之所同然也然之斯悅之矣先知也此章大意以人心所同而見人性之皆善也衆人與聖人同此至善之性所以同此理義之心本同而未莫之同者陷溺其心故也能以理義養其心而不至陷溺其心則心得所養於理義得無味之味亦悅芻豢有味之味其於希聖之事自將勉勉循循而欲罷不能矣始與聖人同者其終何患與聖人不同哉

右第七章言人性皆善但有知覺先後之不同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蘖五割反）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嘗美矣今為大國之郊伐之者衆故失其美耳息生長（上声下同）也（饒氏曰息本訓止息繼息便生故息又訓生）日夜之所息謂氣化流行未嘗間（去声）斷（徒玩反）故日夜之間凡物皆有所生長也萌芽也蘖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潔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雖伐猶有萌蘖而牛

羊又從而害之是以至於光潔而無草木也。山以生物為性猶人以天地以心物為心所謂為無材豈山之本性哉此全是說以譬喻下一節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好惡並去聲梏工毒反

良心者本然之善心即所謂仁義之心也平旦之氣謂未與物接之時清明之氣也好惡與人相近言得人心之所同然也幾希不多也梏械也下戒反語錄梏如被禁械在手中不容他轉動亦得自由物未去了反覆展轉也文集反覆展轉[illegible]之謂蓋有而以之意言人之良心雖已放失物欲者伐良心之斧斤也然其日夜之間猶必有所生長故平旦未與

物接其氣清明之際良心猶必有發見（形甸反下同）者但其發見至微而旦晝所爲之不善又已隨而梏亡之如山木既伐猶有萌蘖而牛羊又牧之也（語錄平旦之氣只是夜間息得許多時節不曾與事物接纔醒來便有得這些清明之氣此心自恁地虛靜少間纔與物接依舊又汨沒了）晝之所爲旣有以害其夜之所息夜之所息又不能勝其晝之所爲是以展轉相害至於夜氣之生日以寖（音浸）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則平旦之氣亦不能清而所好惡遂與人遠矣（[illegible]）

[illegible]

迸夜[illegible]只誘誘這氣便盛。氣曰襲也生夜濁沈出只是曰
閒注底為物欲梏亡隨手又耕散了底問生氣則然在[illegible]襲
不曾熟放所以養得那良心譬如一小水終曰[illegible]夜[illegible]了
至夜梏梏復亦清水出所謂夜氣不是以存者[illegible]太
其則濟有上息時此木亦不能清矣。人心無白梏[illegible]事
勢夜皆使所餘無哉惟夜氣雖無可以少存耳至夜氣之
而梏不近以存則人理都長夫為數不去矣而輩皆無明説
其因於是乎夜禽禽蘖方看得出後看退子説夜原之所存
者良知良能也與猶見合以此知觀書消梏講保思道理自
見。或問此章以仁義之良心為主其存其亡皆以心言之
下文引其乎之言以明心之不可不是則意益則矣但曰夜
所息以下只以好惡相近良心之萌蘖不復史者心字放
説者謂氣有存仁而欲致養於氣説矣。通曰此享以山木
前人心分為自良兩良背當分六節看第一節所説牛山之
木本來自美前人仁義之良心本求未葬無第二萌以山斤
之伐前良以之放萌三節萌之生前好惡與人相近斧斧
希言既伐之復其發至微此心存其不多如萌之者甚
不多出梏四削謂萌蘖之生本不多而牛又放生夜
氣之所存者本自不多而旦晝所為之不善梏之近
的謂向出猶有萌幾之生則遲二無復存矣消良曰
梏有為人相近乎則去歟不遠矣旦事與良心竣
夜之所息而推人日夜者木之萌蘖一説牛所所而
之後無復存者之良心之所息者已然於之以為與
夜無所為則其禽反以存謂存者謂此氣猶之以存矣
不然之良心也至於梏之反復則有夜氣亦不斤以存矣
萌六節謂人但混其濯仁而不見其初近未葬不學而人但

凡其近於禽獸而不見其存乎人者未嘗無仁義之良心也材字與才字不同朱子以爲才字是就理上說材言是就用上說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長上声

山木人心其理一也輔氏曰此總結上一段意先師曰斧斤伐牛羊放山木之失養而消也放其良心所爲梏亡人心之失養而消也所以養其心者不外乎下文所操存而已此結上二段以起下文所引孔子語之意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鄕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声

孔子言心操之則在此捨之則失去其出入無定時亦無定處如此陳氏曰忽然出忽然入無有定時忽在此忽在彼亦無定處操之便存在此捨之便亡失了孟子引之以明心之神明不測得失之易而保守之難易去声通曰得之易者謂操則存失之易者謂舍則亡保守之難者謂出入無時莫知其鄕不可頃刻失其養學者當無時而不用其力使神清氣定常如平旦之時則此心常存無適而非仁義矣此集註說發了言外意斷以上以收結一章之義程子曰心豈有

出入亦以操舍言耳操之之道敬以直內而已 以直內 敬之方

此意乃程子言要義以補孟子之意記○語錄心豈有出入

出只指外而言入只指內而言孟子只是要人○操存舍亡出入

如物之散失而後收之也○心之去了是箇活物須是操存不可舍亡只是收斂則可以存之是以一直指心之出入而言

舍亡只無閑是散則可以安存以舍則喪亡從此向上說心之出入又放時便終是一箇心

則意入只為一收斂則在此舍之則亡便是心日夜之間所息則常存矣

於牛羊之書特放不為事物所汨是人之日夜能存之則自然有存習時便是夜氣平旦之人

曰書之問雖天資不高識女有孟子曰心常存此言乃心之出入與伊川是不許有之出入

此問日女也不才人之為能孟子識得此心活物而心之出入之說乎須是存之出入

如此女必非人也。○論孟子說心常然安定無物伊川謂出入正伊川之言

是此若人道於其內皆或問心却是活物而有此心之出入則無物子不許心之出入

與其遺物偶存於論而入者不能常存操然之存之物而日間引而入於外也

此心在內既存不於內耳有此不能知之而出之心所謂此入者在外之非

不在心於內而後自若能存此忽而逃之又放其心存之心放入而不能在外非

於內○○

矣

愚聞之師延平李先生曰人理義之心未嘗無唯持守之

即在爾若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

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

良心者從其認取此養去也

時體段從此

孟子發此夜氣之說於學者極有力

熟玩而深省之也（悉井反）饒氏曰此章煞要在一箇存字首說夜存乎人者是說此心末乃說存字說夜氣不足以存是說眾人不能存此心終爲禽獸則有存之教人用力以存此心〇通曰集註論陷溺此心以爲禽獸則以爲聖人所未發學者宜熟玩而深省之諸者所當潛心而玩索此兩字說夜氣字未發而孟子發之者有說謂是說夜間之本段人皆得之於天地以生者夜氣則從清中說故其又清明如此非有二氣也浩然之氣只是說晝夜之氣則從人之良心者說聖人志氣常清明無放心故無夜氣若學者尤宜深省不但當玩索而已〔通攷〕許謙曰浩然章養氣以心爲主此章養心以氣爲驗

右第八章言人性皆善但有操舍存亡之不同

〇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疑怪也王疑指齊王）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

暴溫之也我見王之時少猶一日暴之也我退則諂諛雜進

之日多是十日寒之也雖有萌蘖之生我亦安能如之何哉

眞氏曰人主之心養之以義理則明蔽之以物欲則昏譬猶草木然煖之以陽則生寒之以陰則死孟子於齊王引以當道王亦暴之之心其端倪亦有時而萌蘖矣而進見之時少理義浸灌之益微退而寒之以亂欲者何可勝數雖有萌蘖之發旋復消折雖孟子其如之何哉○熊氏曰此見孟子格心之學須就有萌上著力苦端之發須近賢士輔翼而開廣之

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去声若與之與平声

弈圍棊也數技也致極也弈秋善弈者名秋也繳以繩繫矢而射也

饒氏曰心以致所志言志是心之所向若心專在此以致其所向此章前一專譬交賢者不得其心之所向若一則用其力修身之工夫師曰此章專譬喻者不得常用工夫後無以自勝者不肯用其力交賢修身之工夫一暴十寒物之交蔽而王之又不聽言不復言若分其心於交惟啟沃譬以言之前言王之不爲復言智不若因其辟邪之

之者亡之罪，亦自謀其心之罪也。○程子爲講官，言於上曰（元祐初經筵奏劄）：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時不能用，識者恨之。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去聲，下同）疏，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去聲）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輯氏曰：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攻過而不知養德。若程子范氏之說，是乃所謂正君養德之道，必如是然後君德成而治，循本然幾三代可復矣。務欲言治，必有而已。○通曰：此章首末言智不及之紀。范氏之言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則人主之智與不智，在乎所養之正與不正耳。

右第九章。論養心在於親賢遠惡。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上聲）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

魚與熊掌皆美味而熊掌尤美也〔[illegible]〕〇真氏曰熊掌以喻義以喻利欲魚以喻生〇春秋傳宰夫胹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註〕蹯熊掌其肉難熟以其熊蹯之味又有美於魚猶義又尚於生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

釋所以舍生取義之意得得生也欲生惡死者雖衆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惡有甚於生死者乃秉彝義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爲苟得惡死而有所不避也人遇死生之大變欲全生則害義欲合義則不得生與其不義而生不若合義而死是義之可欲有甚於生之可欲故不爲苟得以偷生不義之可惡有甚於死之可惡故其死而不肯避死也〇輔氏曰利害之常情私欲也秉彝之良心天理也孟子只就欲惡二者中分別出天理人欲最分明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

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

設使人無秉彝之良心而但有利害之私情則凡可以偷生

免死者皆將不顧禮義而爲之矣【通攷】許謙曰三節反言失其良心而不能取義焉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

由其必有秉彝之良心是以其能舍生取義如此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

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衆人汨音骨於利欲而忘之惟賢者能

存之而不喪耳輔氏曰羞惡之心即所謂秉彝之良心也秉彝之良心是指其全體而言羞惡之心則又於全體之中指其所謂義者言之也【通攷】許謙曰五節止三句當急讀作一串是從第三節躡句說賢者能保此好義之良心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

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食音嗣嘑火故反蹴子六反

豆木器也嘑咄當沒反啐七內反之貌行道之人路中凡人也蹴

踐踏也乞人丐乞之人也不屑不以爲潔也言雖欲食之急

而猶惡無禮義者寧死而不食者。是其羞惡之本心欲惡有甚

於生死者。人皆有之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

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之者得我與為去声與平声

萬鍾於我何加言於我身無所增益也萬鍾對簞豆而言彼物之微者尚惡無礼非義不可食而不受此物之富者乃不辨礼義而受之吾所身役用不假萬鍾之富是萬鍾於吾身其實何所加益哉

識窮乏之者得我謂所知識之窮乏之者感我之惠也上言人皆

有羞惡之心此言衆人所以喪之由此三者人之喪其良心固不止於此三說

宮室妻妾及所知識三者然喪心非止此三者可類推盖理義之心雖曰固有而物欲之蔽

亦人所易易去声昏也

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

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

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鄉為並去聲為之之為並如字

言三者身外之物其得失比生死為甚輕鄉為身死猶不肯受嘑蹴之食今乃為此三者而受無禮義之萬鍾是豈不可以止乎本心謂羞惡之心○此章言羞惡之心人所固有或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於宴安之時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悉井反察於斯焉先師曰此章前一截反覆[illegible]發明[illegible]生取[illegible]

當託孤寄命之大節時事中間食羹不[illegible]是說一[illegible]食[illegible]小節時事然其能身一死以全義則無分受人小此不食[illegible]況之食盡是指此以盜人皆有取惡之心於[illegible]文人能舍生取義之意集註謂或能決死生於危[illegible]以[illegible]一[illegible]舍生取義處踰之巡之君子當舍生取義[illegible]非從觀[illegible]設身實能從舍就蹴如張從死於物賜之初而謂[illegible]迫[illegible]之危迫非謂苟生就死者之者其失措由不受求危之[illegible]而死如齊餓者不受嗟來之食之賤得必自[illegible]於[illegible]其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又謂有不免苟禮為[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危迫之際物欲不前義理之心感發行不可遁故行至[illegible]決死生若宴安之時物欲易行私意何極義[illegible]之心[illegible]述[illegible]故或不免至於引載豈為亦勢使然此以[illegible]欲此者[illegible]之則如所以過人欲而攜天理矣又足亦不可以已乎[illegible]謂人人之不能為君子多說不得已而為之今則三者[illegible]可以

已而乃覆欲念之乎此之謂失其本心尤斷制得明白矣茲章含
心與所以識羞惡者能勿喪耳凡相一以承接推之去私欲故能
勿喪其良心此孫人惟汩於
私欲故至於失其本心也
節引是蒙前第
一節牛義言之
圖功
下言謙曰上五節言生死大分
下三節言辭受小節然下三

右第十章兼欲惡之中分出天理人欲使人之常加省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穀種註上仁則其生之性是也程氏讀書云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動乃情也○黃氏曰心是穀種心之德是穀種中生之性也生之性便是理謂其具此生理而未生也若陽氣發動生出萌[illegible]尋發已是情須認得生字不要涉那惻隱處[illegible]然但謂之仁則人不知其切於己故反而名之曰人心則可見其為此心酬酢音昨萬變之主而不可須臾失矣○此失字照應下文放[illegible]語緣仁無形[illegible]宰孟子恐人理會不得便就道只人心便是[illegible]形容人心乃是把人心來指示人以仁也○[illegible]氏曰仁者心之德也而孟子直以為人心者蓋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孔門言仁多矣皆指其用功處而言此則徑[illegible]

全体使人知心即仁仁即心而不可以二視之之說○通曰中備言仁者人也此人字指人之身而言此則直指人之心而言言身則人有此身便自具此生理比之他處言仁已甚親切此言心則又見生之理具於此人之身○心亦最親又具此生理而未生者也視外備又觀切矣

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上聲矣

語錄仁人心是說心上言義人路是說事上言○東嘉陳氏曰或問孟子謂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此道為義体義為道用均謂之路何耶曰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義事處物各流也當行路上行故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則取其與仁易而義為人路則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為路無曰者出不近義之猶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言意別與○通曰路在外出入往來必此乎哉事之宜比外而所以行裁而說其宜者在乎心於此見得仁字自包得義字故下以求於心何言仁而不及義也

舍其路而不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上聲

哀哉二字最宜詳味令平聲人惕然有深省悉井反處上文先仁而後義仁体不及用此先路而後心由用而泝之体此○通曰明其字節提上文兩人字蓋曰人心人路則論路無是心亦無是路矣人舍其為人之路而不由放其為人之心而不知求則不陷溺之人矣不可謂之人則謂之何哉此孟子所以深惡之也

[圈]程勿齋曰熟讀深存反其旨要曰求其放心自能尋向上去者下學也然而上達者上達也下學而上達以求放心為本。語錄所謂存所謂放只是喚醒自己一箇工夫只在喚醒上放縱只為昏昧喚醒則自不昏昧不[illegible]自不放縱矣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程子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語錄雞犬放有未必可求者惟是心纔求則便在未有求而不可得者知其為放而求之則不放矣。存得此心便是仁若此心放了又更理會甚仁。今人之心靜時昏動時擾亂便是放了放心不獨是走作喚做放纔昏睡去了便是放

愚謂上蔡言仁義而

此下直論求放心者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輔氏曰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而雖是舉接物之際必能合時措之宜故曰義在其中蓋[illegible]必有用也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學問之事固非一端然其道則在於求其放心而已。蓋能如

是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不然則昏昧放逸

皆昧散時放逸

雖曰從事於學而終不能有所發明矣

子亂以為無此盡身如一至子心如一家主有此家主然後

能洒新門广整頓事務若無主而此屋不過一若妄耳着何

用恐且如中審言李問思辨們者一切然而放心不收則何

者為宰問思辨哉收發此心不容一物乃是用丁消就心上

做得主安方驗得學賢之言有歸著自然有契○求放心也

不是在外而

至矣只是斂求得箇放心來只是求時使在如我欲仁所仁

底便是已收仁便是仁了○求放心外以一心求一心只求

無去來出○之心雖放去千萬是之遂只是收便在於此本

充之說得最孟子謂李問求放心又謂有來內端亦待指而

出太孟子一於人之一心在外者要收入者在內者又要推

斷而已矣之部書皆是此意○養氏曰或要但是孟子有無

以牽流於理語便立為不以論書樂理只之存本心之說所

其隨則在於學此指陸象山集註謂李問了事固非一端失

學之失學者求放心而已正所以發明道理之本意以指提

故宜既味

故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

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

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放心底依舊收各轉來亦七曰此

不是已在之陽重新將求復生善舊恢已自過去了道果自

然生此來只是如未訓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乚有字

問一字不只是求放心便休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

二句這是存得此心方可做去然不是塊然空守得這心便了○邇篤程氏曰尋向上去者下學化能向上去者上達也○通曰約之使反復入身來是此心不可為流蕩忘反之心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蓋以由下學而後上達則此心又不可為盡空無用之心也

此乃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饒氏曰上文說仁人心也是心字又別是一意哉把求放心把心做義理之心不應下文說從知竟上去恐與仁人心也做收撮精神不令所被則只齋勉齋云此章前言仁人心是不相按了艱當以此質之艷而不知字末言學問之道無能言仁乃人之心改言放其心道非止一端知謂習詩論玩索味其故心而已矣言學問之是其所以知此者非有能也不涵養持守踐行顏充克論皆學問之道他三所心字脉絡謂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以仁言心非矣先所曰仁者人貫皆是指仁而言今舊者不心於其心放也本心存則為仁之本心也不仁之人失其本以立共体以不能由義以在其放則非仁非仁則不無居仁學問者求仁之方求仁者學問用矣求故心即所之求仁也是歸俗在求仁上也一章有四之本此章錄宿方求故心上脈甚貫讀之可見又按故心人心守皆是指仁而言文惟血此求放心遏人欲而存天理也欲

右第十一章因言仁義而導求放心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

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為去聲）

無名指手之第四指也（五指皆有名惟第四指無名）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惡去聲）

不知類言其不知輕重之等也（此承上章以雞犬與心分輕重而言下三章亦以類相方而加切焉○張氏曰人與聖人同類以心之同耳不同者陷溺之故也心不若人而知惡之必求所以免於惡蓋有須臾不違寧者矣）

右第十二章以身心論善惡之輕重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兩手所圍也把一手所握也桐梓兩木名（張氏曰愛其身必思所以養之）

古之人理義以養其心以至動作起居声音容貌之間莫不有養之之法所以尊德性道問學以成其身也於桐梓知所養則自拱把至合抱可以馴致於身知所養則自士而為賢急聖亦猶循可進矣弗思則待其身曾一草木之不若消終皆是也先師曰苟一思之則思吾之一身二氣五常繫焉四端萬善備焉必思所以養之養之之道養心以養其內謹九容之類以養其外使吾身為仁義礼智根心具而盎背之身非徒養其口体血氣之身而已也此章身字內包心外包動容周旋而言

右第十三章以人物較所養之輕重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人於一身固當兼養無所不愛曰兼愛無所不養曰兼養無尺寸之膚至不養也申兼愛兼養之意然欲考其所養之善否者惟在反之於身以審其輕重而已矣輕重即下文所謂貴賤小大是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

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

賤而小者口腹也貴而大者心志也

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 舍上聲 檟音價 樲音貳

場師治場圃者梧桐也檟梓也皆美材也樲棘小棗非美材也

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 一指肩背有小大之分故借以爲證小体大体

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 爲去聲

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

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

此言若使專養口腹而能不失其大體則口腹之養軀命所關不但爲尺寸之膚而已但養小之人無不失其大者故口腹雖所當養而終不可以小害大賤害貴也 語錄此章言身則心具焉故飲食

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此數句說得親了。此自難寮慰。謂使飲食之人眞無所失。則口腹之養。本無害。然人屑屑理會口腹。則必有所失。無疑。是以當知養其大体。不務以口腹底泚自會去討喫。不到得飢能了也。先正曰。飢言氏當以養心志。則心志爲重。養口体爲輕。非謂養心志者。不食口体也。養志則遂心於甘。而人体爲輕。聽命若專養口体。則人心念而食心當食。而所當飲。自與常人異。若專養口体。則人心同危。道心愈微。不至於窮口腹之欲。而滅天理者鮮矣。孟子求此欲人不養小以失大。蓋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

右第十四章論兼愛兼養之中當知所養大小之異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鈞同也。從隨也。大體心也。小體耳目之類也。心能爲身之主。使耳目從心之令者。大人也。心不能爲身之主。聽命於耳目。而從其欲者。小人也。

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

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

官之爲言司也。耳司聽。目司視。各有所職而不能思。是以蔽於外物。既不能思而蔽於外物。則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於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難矣。語錄問蔽是遮蔽如目之視色從他去時便是爲他所遮蔽若能思則視其所當視不視其所不當視則不爲他蔽矣曰然若不思則耳目亦只是一物心則能思而以思爲職。凡事物之來。心得其職。則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職。則不得其理。而物來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而心爲大。三者謂耳目心若能有以立之。則事無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奪之矣。此所以爲大人也。語錄物交物上物字指外物下物字指耳目耳目謂之物以其不能思心能思所以爲大人語錄問思柰思如用工夫思是能先立其大者然後耳目之引者不能奪此何如且看他下面道理講之若是則判然堅起此心使自立所謂敬以直內是也然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註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註亦作此。乃未詳孰是。但依比字於義爲短。故且從今本云。○范浚

范浚心箴曰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銀人於其閒眇然有身是
身之微太倉稊杜兮反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通曰堪輿謂天地言天地至大
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而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心之為物甚大
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通曰此言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
有之其純乎義理則是從其大體若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而已心而為
形所役與禽獸何異哉嗚呼人之心其大本可以參天而役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惟
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去声抵氐隙乞逆反為厥心病通曰此言口欲味目欲色
耳欲聲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彼則乘之而入矣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
嗚呼幾平声希通曰此言此心之發於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衆以彼之衆攻我之微識存者幾何勢方弱而
四面受敵其不亡者鮮矣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通曰
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可是說大人之從其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念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法一誠立心謂
方為一敬足以敵千邪所謂先立乎其大者矣所以此夫君泰然是先立乎其大者百體從令是小者若非作聖子曰老
氏之哉蓋得其旨未可易之也吾哉從而辨之云先師曰苟知必耳目為天官心為天君又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而無

所受令之即此竊以為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者也不能先立乎其大者則退然方聽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心為形役者也。立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右第十五章論身心有理欲之殊於體當辨大小之異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

天爵者德義可尊。自然之貴也張氏曰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就實此一者○饒氏曰仁義人人有之忠信樂善人所當勉其忠信樂善仁義方盛我有乃為可貴先師曰樂善則樂此仁義忠信。不倦將樂之至也

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脩其天爵以為吾分去聲之所當然者耳人爵從之蓋不待求之而自至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平聲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

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平聲

要求也。脩天爵以要人爵。其心固已惑矣。得人爵而棄天爵

則其惑又甚焉。終必并其所得之人爵而亡之也。語錄孟子時人尚脩天爵以要人爵後世皆廢天爵以要人爵○或問脩天爵以要人爵者雖曰脩之實已棄之久矣何待於得人爵而後始謂之棄邪曰若是者猶五霸之假仁猶愈於不假不脩者耳既師曰無所為而為善者誠也故堅所守而不移有所為而為善者為也故得所求而遂已或曰脩其天爵亦有人爵不從之者棄其天爵亦有人爵終不亡者何也曰脩天爵自有得人爵之理棄天爵自有亡人爵之理其不得者上之道賢其不亡者下之僥倖豈常理哉

右第十六章論爵貴有天人之分必求貴則不免得棄之戚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

貴於己者謂天爵也

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

人之所貴謂人以爵位加己而後貴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趙孟晉卿也晉趙氏世呼趙孟如智氏世呼智伯晉自為趙孟主趙氏世卿故當時謂趙孟能賤貴人能以爵祿與人而使之貴則亦能奪之而使之賤矣若良貴則人安得而賤之哉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

詩大雅既醉之篇飽充足也願欲也膏肥肉粱美穀令善也聞亦譽也文繡衣之美者也仁義充足而聞譽彰著皆所謂良貴也爾不願字即上文備不願乎其外之意充足乎仁義之良貴則自然輕彼寵爵之貴矣○尹氏曰言在我者重則外物輕張氏曰人貴知其貴於己者不見此以貽之不足以滲自在不在己者自有令聞以為求於人也良貴得之於天大人何得於天將以求於人者私欲也令聞廣譽君子非有欲之之心也仁義則聞譽自至而言為有令名理之固然者也○通曰此章一要字是內輕而外重此章輕不願字是

右第十七章論在我在物之輕重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與猶助也仁之能勝不仁必然之理也但為之不力則無以勝不仁而人遂以為真不能勝是我之所為有以深助於不仁者也

亦終必亡而已矣

言此人之心亦且自怠於為仁終必并與其所為而亡之○趙氏曰言為仁不至而不反諸己也張氏曰此為有志於仁而未力者言也仁與不仁特係乎操舍之間而天理人欲分焉天理存則人欲消固不兩立也故以水勝火喻之然用力於仁當乎久而勿舍若一暴十寒雖得復失則暫存之天理豈能勝無窮之人欲遂以為仁不可以勝不仁而不知勉焉則同於不仁之甚者也

論胥以亡也必矣學者觀此可斷須而不存是心乎天理實明則人欲浸消及其至也人欲消盡天理純全以水勝決進不然乎此節曰深味亦終必亡而已矣竊以為此章恐為戰國之諸侯言之以措暫一念一事之仁欲勝彼之殘暴甚不仁不惟不能勝遂使人謂仁不能勝不仁豈非亦反助其虐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如此解則與天爵人爵章終亦必亡而已矣解為終必并所得人爵而失亡之者相協也

右第十八章言為仁當反諸己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荑音蹄稗蒲賣反夫音扶

荑稗草之似穀者其實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也但五穀不熟則反不如荑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是以為仁必貴乎熟而不可徒恃其種之美又不可以仁之難熟而甘為他道之有成也○尹氏曰日新而不已則熟輔氏曰日新日進也不已無間斷也必日進於一日而又無間斷然後能熟夫仁孔師曰而已矣者熟之之說盡夫為仁之功矣此與熟仁也言能於孔門求仁之方循而行之日新不已由熟而利利而安久必熟仁一則熟之

功效氣象可言矣○是曰此章與上章相因上章言爲仁之不力無以勝不仁此章言仁之熟由於爲之力熟無所容力熟之亦乎用力

右第十九章言爲仁必貴乎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

羿善射者也志猶期也彀弓滿也滿而後發射之法也學謂學射

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工師也規矩匠之法也二節撰冊辛首字一删章射者一節言匠者○此章言事必有法然後可成師舍舍上聲下同是則無以教弟子舍是則無以學曲藝且然況聖人之道乎○輔氏曰射者志乎彀而後發力之善計矣工者必乎規矩而后能巧矣教者與受教者舍彀而言則無以矩而言巧皆誣也○饒氏曰學者門教人定法無法一擧大率○通曰此章與離婁首章相發天下不可無法此獨師之教弟子之學皆不可無法

右第二十章言爲學必有其法

孟子卷之十一